

由无锡阿福多说起

文 / 任向阳

依讲我讲

收到一只微信,微友吼势煞了【窝火极了】:有位主持人拉拉主持节目个辰光讲自家有得擀勿牢会得讲出上海闲话个“陋习”!微友难过了,伊微信浪讲连得媒体人也帮能介对待本地方言,葛末上海闲话只好拉屋里向讲了咯。

现在上海电视讲上海闲话个节目已经老早突破了零汤圆,勿但有,而且比开始辰光多了,就电视来看,每天有得舒悦茄山河、阿庆讲故事、哈哈笑餐厅3档,还有每礼拜一趟个王汝刚个大家帮依忙告新闻坊个沪语新闻,不过侬只有播出一趟,可以讲比勿过无锡。无锡电视台礼拜一到礼拜日每日天开5档方言节目,有得一清早开播早中夜播三趟家长里短新闻个“阿福聊斋”、有得10点多开始中浪夜到播两趟个“阿福讲故事”,有得市民参与演出中浪夜头播两趟个20分钟情景剧“大话阿福”,有得中浪夜头播两趟个夫妻道里扯当天新鲜事体个“扯扯老空”,还有七点多钟个天气预报叫“啥天气”。除脱天气预报、方言剧,每档侬有个把钟头。帮几档节目内容新鲜,话题蛮多,形式活泼,语言生动,特别有

趣。还有小朋友主持采访小朋友,小朋友之间侬会得老熟练个讲无锡闲话。无锡人喜欢看,到无锡去个上海人也欢喜看。特别是阿福聊斋个收视率一直蛮高。——大家看帮能介有得几化好!城市变新了、房子变大了,葛当然是开心个,不过拉楼房里向邻里之间来去少了,讲方言个机会少了,大家心里向总归觉着缺眼啥,仍旧勿大适意。无锡电视台晓得无锡人个心思,从一开始个大阿福到现在个5档方言节目,勿光是弥补了无锡人心里向个缺失,丰富了无锡人个精神生活,让无锡人觉着侬就生活拉无锡这块地方,而勿是搬到了别场【别的地方】。电视里跟日常生活当中一道讲方言,葛末无锡闲话就勿会得冷清下来。

上海个人口规模超过了2300万,帮当中会得讲上海闲话个人数恐怕要超过无锡现在个全部人数。老早讲起来无锡佬啥侬算“小码头”,现在“小码头”每日天电视里向开得出足足5档方言节目,阿拉“大上海”哪能沪语节目数量跟播出次数辰光侬要比无锡少呢?

方言是一个城市个文化血脉,时代变化了,方言也当然会得有变化,不过勿可以变得勿讲了、勿准

许讲了、既没地方讲了——无锡个做法已经启发阿拉,方言是可以垃现在存在下去个,垃帮个过程当中,勿关是传承还是传播,是保护还是激活,媒体个作用还是少勿脱个,因为现在看电视个人还是为众多,电视个影响力还是相当大个。电视节目讲方言,勿但可以,也是必要个,而且还是受欢迎个。照老脑筋看,好像方言是老个,电视是新个,实际浪向电视讲方言,也是与时俱进——是突破电视勿讲方言束缚个一种面向大众个进步,是对观众当中喜欢听方言个一部分人个尊重。对地方媒体来讲,跟当地人讲一样个方言,起码是地气接着了,起码是地方个特征有眼了,是眼睛里有得观众了。假使勿是帮能,无锡为啥要日日开5档节目呢?无锡开得出,葛末上海为啥开了介少呢,又排了介少呢?要是苦于会得讲上海闲话个播音员忒少,葛末可勿可以公开多招聘几个呢?

整个吴方言区个方言都到了需要一些“杠杆化”动作加以支持个境地,无锡个做法很可为上海借鉴。保护沪语将是本版一直关注个话题,欢迎读者朋友继续来稿谈谈侬个好想法侬仔建议。——编者



江阴路花鸟市场 撰文 / 陆杰

沪上老照片

人民广场旁边个江阴路辣1979年9月被辟作专业花鸟市场,并迅速成为全国一只鼎个花鸟市场。因是小马路,整个市场像是镶嵌辣弄堂里一样,从帮头走到另一头,就赛过摸了一遍“九龙壁”。老早辰光去白相,每个摊头都想停留一下,拿整盆个

金金鱼都看个够才好。当年个人侬蛮有闲情逸致,经典个形象就是摊主撒张小竹椅坐辣路边,面前一字排开几个搪瓷面盆,分别养上不同品种个金金鱼,然后坐等玩家们来把玩。买家卖家心态都很放松。2001年9月,帮个花鸟市场移地黄家阙路,此地重归平淡,空荡荡个马路只有留下二十来家店铺,可能伊拉是有“立升”,所以屹立勿倒。

远开一点

掘壁洞

文 / 彭瑞高

几十年前,街上最重要的商店是米店。我们小孩子其他价细不晓得,米价却一清二楚,我直到现在还记得:大米一角六分一斤;上白粳(好大米)一角七分一斤;籼米最便宜,一角一分一斤;山芋登场时,一斤米的定量可买6到7斤山芋。开始,买来只要凭《购粮证》,后来还要凭粮票。所以谁家小孩掉了粮票,就是闯了穷祸;谁丢了《购粮证》,更是闯了大穷祸。

按理说,每月一日才能买本月定量,但因粮食紧张,家家寅吃卯粮,所以粮食局规定,每到26日,就可以提前买下月的口粮。这天称为“买米日”,粮店门前排队如龙,非常热闹。男的女的,都拿了一只布袋,慢慢移向“出口”。“出口”实际上是一只漏斗:大斗设在店里,小口装在店外;买米时,居民把米袋套在小口上,店员在店内把米往斗里一倒,米就泻到外面布袋里。有的居民惜粮,接完米,还要拍拍漏斗,连缝里的米粒也不肯放过;更有的老太太,还要蹲下来,捡漏斗下的散米。这时排在后面的人就要不耐烦,就要骂山门。

有一天清晨,值班店员起床,突然发现米店墙壁出现了一个大洞:有人偷米了!他拍手拍脚大叫,慌慌张张唤人去报告米店女经理。女经理赶到,第一句话就骂值班的:你在掘壁洞啊?壁洞掘得这么大,你一点也不觉着!骂完后报警,公安局十分重视:警车很快开来,还牵来一只狼狗。但究竟是谁掘的壁洞,又是谁偷的米,我们小孩子就不晓得了。

闲话沪语蹇

啥体要帮忙“揸鼻梁”?

沪语民谣

七里缠辣八里,当一个人来到一座新城市,听勿懂当地方言,日常生活工作中常常容易弄出帮能伊能个笑话、误会。第二届主持人沪语大赛初赛第二场秋深、贺梁两位选手辣自我展示环节讲故事,勿约而同讲到了选种情况。

秋深个一位同事是新上海人,有次辣大商场购物乘电梯,因为伊立辣按键位置,后进个一位本地人对伊讲:“请帮忙揸一下B2”,伊个第一反应是“莫名其妙!要我帮忙揸鼻梁干嘛?”本地人看看既没反应,心想举手之劳个事体也勿肯,乃末稍稍提声调再一次要求:“揸一揸B2

呀!”口气里带了勿满。秋深同事一下子火气上来:“有毛病啊?没事找人帮你揸鼻梁干嘛呀!”幸亏本地人意识到了,自家揸了B2,并解释了,而秋深同事也明白帮能是在既没听懂误会了,才避免了一场险乎乎酿出个冲突。而贺梁个新上海人朋友有次乘电梯,遇一本地女青年对伊讲“请帮我六楼揸揸好哦”,伊理解成了“请和我搂搂亲亲好呀”,心想上海小姑娘哪能介开放。直到脱本地同事讲了,才弄清楚哪能帮能事体。两人讲个侬正好是坐电梯。勿懂沪语,乘乘电梯就闹出两个误会,其他方方面面误会加起来一定还要多

味。所以,秋深讲,勿讲大道理,为了自家生活个方便,新上海人也一定要努力去听懂沪语,去学讲上海话。不过,一只碗勿响,我迭搭也要讲,造成误会,作为另一方个帮能些上海本地人也是有责任个,所以也要吃五十大板。现在人都受过普通话教育,新上海人已占一半个情况下,本地人有时辣公共场合恐怕还是先要用普通话开开道个,当了解了可以用沪语沟通时再讲也勿迟。沪语、本地文化个传承保护是到了刻刻勿缓个地步,但该要用普通话交流还得用,沪语个保护也勿推扳帮一眼眼,大家讲对哦?

涛声依旧

创作 / 王森

迭并店家噱头怪,一早就放大喇叭:“走过路过勿错过,本店关门大拍卖,最后三天请光临,件件商品跳楼价!”三天过脱又三天,招牌还是老招牌。两只耳朵灌进啥?涛声依旧大喇叭。

闲话闲画

老奎、老鬼、老茄

文图 / 阿仁



外地朋友听勿懂个上海闲话里有一句:“老奎。”《上海话大词典》里个解释为:“老奎,自大,得意,摆老资格。”上海人一道茄山河,常常是有人出来摆老奎个。“讲到去法国白相,我老奎一记。巴黎铁塔、凯旋门、香榭丽舍大道、罗浮宫、圣母院、塞纳河。我熟透熟透。我去过三四趟了!”老奎用辣自家头上,可以算作褒义词。老奎也常常用辣贬低人家个。“依奎啥?法国当中个里昂、南面个马赛、西面个诺曼底,依去过哦?讲拨依听,我上个号头刚刚从伊面兜过一圈!”拨周围朋友讲成“奎劲十足”、“瞎奎八奎”、“奎头势勿得了”,葛末帮能位先生或者女士一定是勿计场合个目空一切者。摆奎摆谱要看清人头。要好朋友,出窠兄弟面前可以奎一点,跑到长辈、上司面前就千万勿要摆出奎劲了。切记切记。老奎的奎字,我以为也可以写成“魁”。魁,《新华大字典》释义为“居第一位的;为首的。”我在此只是抛砖引玉,既没一点冒充老奎个意思。见笑是也。

上海人称经验丰富者、老资格者为“老鬼”。“吃大闸蟹我老鬼了。蟹肉全部吃清爽,蟹壳还可以搭出一只蟹来!”依去搭老宁波搓麻将将是寻棺材腿!伊学生意辰光就天天陪老板娘打牌了。牌龄超过依年

龄!”老鬼虽然有老奎个一点意思,但还是谦虚多了。勿敢称神,老神;不敢称仙,老仙;只敢称鬼,老鬼。要提醒上海闲话初入门者一句:老鬼个鬼勿能读成鬼子进村个“鬼”,而是要读成“居”。读对了,方显得依对讲上海闲话也老鬼了。上海人

还会讲出“老鬼三”。老鬼三是指人。帮个老鬼三,伊个老鬼三,内中是有贬义意思个。老鬼三还用来自指勿方便讲明白个事物。“房间里有啥个老鬼三,自家去看!”“后弄堂里半夜里好像有老鬼三常常出来,吓煞人!”

上海个小囡,后辈假使老奎起来,上海闲话称为“老茄”。人小冒充人大,老茄。勿懂装全懂,老茄。以弱示强,以强逞强,都是老茄。“小外孙口气大哦?老茄三千!”“小鬼头还要骂人?再老茄请依吃头塔!”所以老茄有辰光会受表扬,老茄有辰光会吃进排头。老茄与老奎一样,勿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出人来卖弄一记个。老底仔上海滩上老奎、老茄、老鬼个脚色交关。讲句形容个闲话:上海个人人民广场都立勿进,装勿下。现在新上海了,上海人谦虚了,上海人好学了。经常还碰到一碰两碰就老奎、老茄起来个上海人吗?外地朋友,依讲呢?